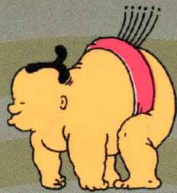


双响炮

热销百万
幽默经典

朱德庸◎作品 Shuangxiangpao 1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最新全彩版
ZUIXIN
QUANCAIBAN

当男人碰上女人，这是一桩意外；当男人爱上女人，这是一项游戏；
当男人追上女人，这是一种流行；当男人娶了女人，这是一个问题。

图字: 01-2009-16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响炮. 1/朱德庸著.—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44-265-8

I. 双… II. 朱…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2081号

本书经朱德庸漫画品牌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 北京点形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独家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dianxing58@vip.sina.com

双响炮

著 者: 朱德庸

编辑顾问: 冯曼伦

策 划: 砺 刀

责任编辑: 张 璐

技术编辑: 郑晓娟

装帧设计: 熊 琼

封面绘图: 朱德庸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子信箱: xiandai@cnptc.com.cn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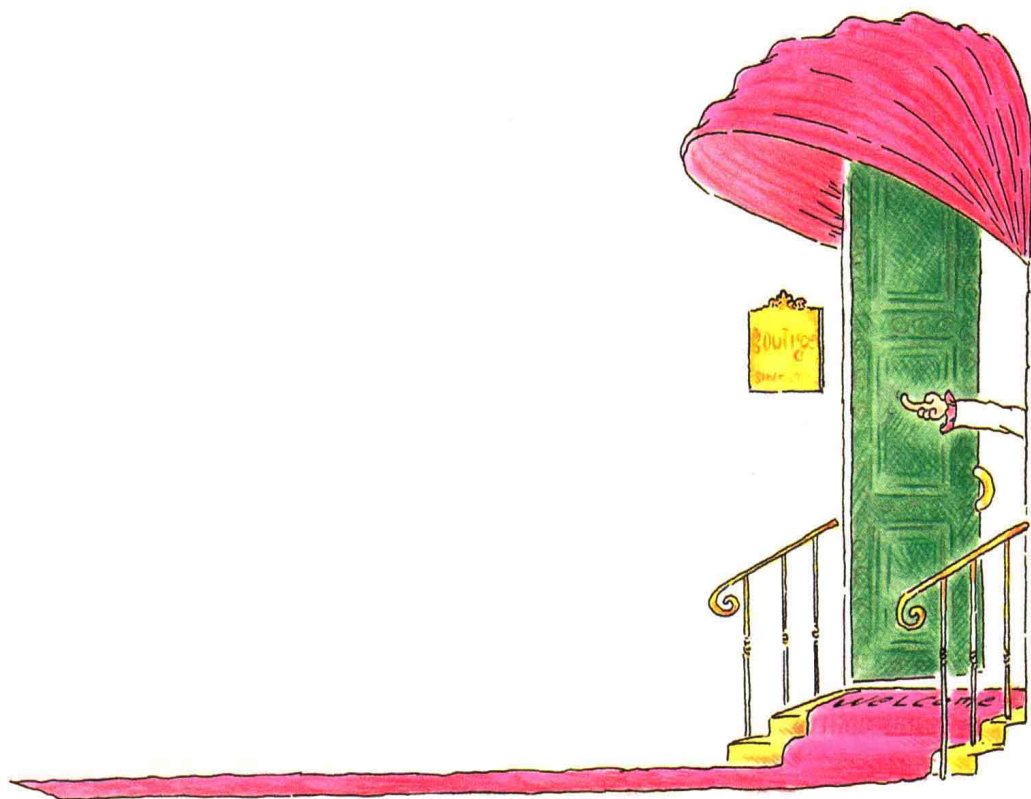
印 张: 5.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265-8

定 价: 2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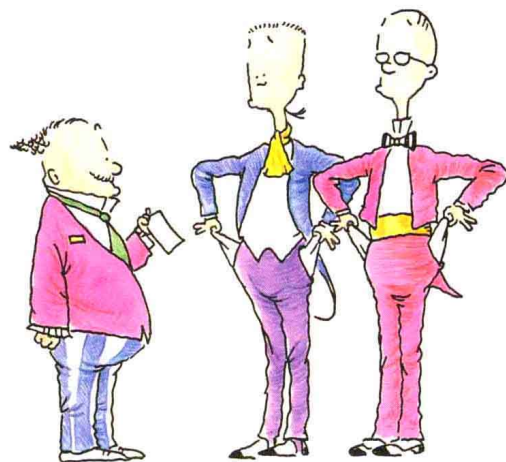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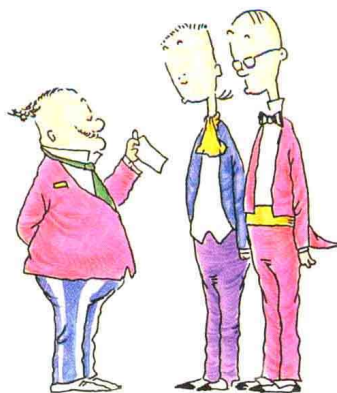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双响炮家族小史》

从前从前，
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有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岳母。



有一天，
这个岳母来了就没有走……



朱德庸档案



江苏太仓人，1960年4月16日来到地球。无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每天都以他独特而不可思议的方式装点着这个世界。

大学主修电影编导，28岁时坐拥符合世俗标准的理想工作，却一头栽进当时无人敢尝试的专职漫画家领域，至今无辍。认为世界荒谬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地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地存在下去。

他曾说：“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愈需要幽默。我做不到，我失败了，但我还能笑。这就是幽默的功用。”又说：“漫画和幽默的关系，就像电线杆之于狗。”

朱德庸作品经历多年仍畅销不坠，引领华人流行文化二十载，正版作品销量已逾千万册，占据海内外各大排行榜，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韩国、东南亚、北美华人地区都甚受欢迎。作品陆续被两岸改编为电视剧、舞台剧、电视节目等，他本人也被传媒誉为“唯一既能赢得文化人群的尊重，又能征服时尚人群的作家”。他的漫画更被视为“华人文化的四大绝技之一”，是华人文化的又一奇观。

朱德庸创作力惊人，创作视野不断增广，幽默的叙事手法和纯粹的赤子之心却未曾受到影响。“双响炮”系列描绘婚姻与家庭、“涩女郎”系列探索两性与爱情、“醋溜族”系列剖析年轻世代的观点。他在《什么事都在发生》里展现“朱式哲学”，在《关于上班这件事》中透彻人生百态，“绝对小孩”系列则真实呈现他心底住着的，那个绝对小孩的观点。

双响炮·双响炮2·再见双响炮·再见双响炮2·

霹雳双响炮·霹雳双响炮2·麻辣双响炮·

醋溜族·醋溜族2·醋溜族3·醋溜CITY·

涩女郎·涩女郎2·亲爱涩女郎·粉红涩女郎·摇摆涩女郎·甜心涩女郎·

大刺猬·什么事都在发生·关于上班这件事·

绝对小孩·绝对小孩2

← 这个人

← 这些作品

在四格漫画里 乾坤大挪移

刘必荣

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我很喜欢看朱德庸的漫画，短短的四格漫画，居然能把人性描写得那么透彻，让我们这种自认为很懂谈判沟通的人自叹弗如。

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谈判的场域，我在上谈判课时也经常说，每一个成功的谈判者后面，大概都有一个伟大的老婆。原因无他，天天练而已，这点你看苏格拉底就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也有人选择不谈。讲不过你，闪着你总可以吧。真要讲学术的话，要决定该“闪”还是“不闪”，可以用一条纵轴配一条横轴，再加上六组变数去分析，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但是看朱德庸的漫画就不必那么复杂，你照着画里面那个老公的做法做就好了。那个老公还真会闪，言词闪，人闪，一阵乾坤大挪移，让我们看得会心一笑。

如果闪不了，必须正面交锋的时候，朱德庸的漫画里也有许多智慧的对白。有时是轻叹自嘲，看起来像葛优在《活着》那部电影里的苦中作乐，有的时候又像绵里藏针，充满慧黠。好像书中的主人翁神来之笔，讲完一句精彩的话之后，嘿嘿嘿笑几声，然后偷偷朝我们眨眨眼。似乎他那淘气又有一点促狭的心机，只有我们能懂。这又是一种读者与书本对话的乐趣。

阅读《双响炮》，阅读《涩女郎》，其实都像在修炼另一个人生的功课，浅的叫做学人际关系，深的叫做学习人生态度，不是吗？

黄玉郎

漫画家

我比德庸老弟年长了十岁。

我的感情生活包括了：两次结婚，数十次拍拖（有段时间一拖四，简直忙得要命，险些没时间绘图……），体验和经历实在太“丰富精彩”了。

画情说爱方面，德庸弟跟我比起来，应该是小学生与大学生。

硬是不明白，他的《双响炮》怎么能编绘得那么幽默嘻哈、透彻入骨、如血入心！

自愧不如，惟有找个理由来作下台阶——原来德庸弟是位“天才”，天才是无法去比较的，倒不如好好地享受《双响炮》里的精彩画意，会心微笑之后，赠德庸弟一句：“衷心佩服。”

萧言中

漫画家

其实，与其谈“双响炮”这部促使朱德庸先生成名且历久不衰的作品，我倒是对谈朱德庸本人的兴趣要来得多得多……因为，没看过双响炮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也着实没有太多人没领教过他那简易画风所呈现的细腻表情及丰富的肢体语言表演凝聚出的绝妙“笑素”！乃至作品人物精简、智慧嘲讽的对白，更是他众多漫画迷们，挂在嘴边讨论，或是“活用”在生活中拿来“对付”人的法宝利器了。所以……就此来谈谈朱德庸这个“放炮的小孩”吧。

朱德庸，是我漫画界的好朋友，是我吃生鱼片的好同志，更是提醒我不要过度“跨行”的纠察队……其实，他的语言模式跟他的漫画作品相去无多，“精简”而“准确”，也就是说能一句话传达完的讯息，绝不多说第二句，然而这句话当中可能还拐了三个弯顺便消遣了你一顿，所以跟他对话时，我很少“反抗”（因不想被修理得更惨……）。这样的沟通风格有时也许让人误以为他是刻薄的人，但事实却又恰恰相反。

朱德庸是一个慎于言行但绝对热情的人，他在漫画中删除不必要的表演及语言，在生活中同样也不沾染无意义的恶习，每一个动作都实际而具有高度的效率，这些都是我难以与其比拟的。但是，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朋友、智慧的朋友、忠实的朋友是幸福的，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也非常高兴地在此祝福他“炮响连连、精彩不绝”！

靳秀丽

电视新闻主播兼制作人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女人的世纪，不知道男人准备好了没有？女性不管在行事风格、打扮造型或自我期许上愈来愈趋向中性化。朱德庸笔下的男人与女人，则是男女有别，其中的“有别”特别被放大处理。

“双响炮”是他发挥犀利的观察，将夫妻生活林林总总的互动或摩擦，像偷窥左邻右舍般，以诙谐讽刺的方式呈现，读来幽默好笑，不见肆虐扭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两性问题时，就尝试着用比较幽默的方式面对吧！可以意外享受到两性关系美好、可爱的面向。

二〇〇三·一·十五

（以上依姓名笔画序）

每个人一辈子，在回忆的时刻里，一定会有首歌、一首小诗、一件小礼物，甚且一束玫瑰花，因着与生命中某个特定的时刻相关，比如，情人分手时咖啡厅正放的“旧情绵绵”；母亲生前最爱的一件饰物；十八岁第一次约会接到的第一束玫瑰花；挚友共同喜爱念的一首小诗。而许多年后，事过境迁，却是在某些偶然的时刻里，重听到这首歌、重读这首小诗，从尘封的抽屉找到这件饰物，看到一束相似的玫瑰花，于是多年前的回忆重临心头，历历如绘地再度感到过往时刻里颤心的感动。

亲爱的读者，除了玫瑰花、歌、小诗外，你的人生是否也会跟一则漫画有关，以至于许多年后，偶然中再看到这则漫画，你会想起无忧的童年、快乐的青年、哀乐中年？

或者，你会记起的是一则朱德庸的漫画，特别是那系列“双响炮”，有关男女夫妻的关系，而当你已白发皤皤，你还会笑着同你的老伴说：“记不记得朱德庸的那本《双响炮》，你当时看完后，还向我强调，你婚后绝不会像那个悍妻，也希望我不做那个懦弱的丈夫。不过，不管怎样，那漫画真好笑，还描绘出夫妻生活间的种种小趣味、小磨擦，许多年后，我们再重看，都还觉得有些讽刺真是直中心坎处。”

谁又能说，一则漫画不会牵系人生中的片刻，往后重回想，酸甜苦辣，尽在此头。

我的人生，与一些漫画，也自有着相当渊源。最首先，当我童年时候，我真的是看漫画长大的。我的时代追上“诸葛四郎与真平”的尾声，跟着小哥哥等每个星期漫画书出刊，到学校与家里的必经地，一家小杂货店，站着租看新到的那期漫画，看完了，得跑步回家，才不至挨骂，妈妈会说又野到哪里去玩了。

那时候的女同学都喜欢诸葛四郎，他是主角、是个大英雄，我也喜欢诸

葛四郎，但是私心里最爱又不敢说出口的，却是真平。真平也许没那么出色、那么勇敢，但他似乎更像“人”，而且，我不知哪里得来的印象，总觉得真平较细心、敏感，较会照顾别人、更能有真心。

然后我长大，童年的“绝对快乐”，真是几乎没有忧虑的绝对快乐不再，却仍心有那个较细心、较敏感、较体谅别人、有真心的真平，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我对男性的喜好和欣赏，有一段时间，我老觉得自己喜欢较不是那么光彩夺目，较需要更为怜爱去对待，真正有真心的男人。

下一个看漫画的阶段，是已经成年，而且站在讲台上教书。有一回在一个朋友处，被虞戡平讲的鬼故事吓得不敢深夜里回家，一伙人只有陪我聊天聊到天亮，到第一线曙光出来，相信鬼走了，才敢去开车。那夜里，李寿全的女朋友（后来成了李太太），一直叽叽吱吱地笑着看一本漫画书。一个大女生看漫画，还笑成那样子，我有点不解，借过来一看，是《机器猫小叮当》。我原就爱猫，不是猫狂也可当猫迷无愧，猫加上实在有趣的造型及漫画内容，我也足足笑了一个晚上。

最有趣的一次看漫画经验，该是在日本旅行时。不记得从哪到哪，反正是坐一艘大船要过濑户内海，得在船上过一夜。为招待观光客，船上有各式电动赌具，我没多大兴趣，便逛到一个小书店，赫然发现有卖漫画书，而且还是成人漫画。

在台湾对日本的成人漫画一向听闻已久，始终没机会真正见识，便好奇地拿起一本翻阅，果真许多暴露场面，较真人演的电影都还色情——一种夸张的煽情。

看得脸红心跳的其时，有个人踱到身旁，是同团旅行的一个和尚，十分年轻，二十岁出头，受过良好教育，为着追求“真”的远大目标，毕业后削发修行。年轻的和尚原先大概以为是普通漫画，拿起一本来看，看了之后再放不下手，足足看了很有一会儿，直到我离去，他都还一本一本在翻阅。

我记得当时心中一片光明坦然，这个年轻的和尚，和常人本没两样，应该也是经历红尘万劫，最后了然顿悟，才能真正皈依佛门。

我微笑着看着那真诚、不作假的年轻和尚着僧衣的背影，我知道，不管他是否继续修行，不管他是否重归红尘，他都会追求到人生的真正道上，我对他有这样的信心。

同样是国外看漫画的经验，当在美国读书时，美国同学也是常看漫画的，只是我老觉得没什么趣，大概看英文漫画，花时间都在揣摩英文，报上的成人漫画尤其嘲讽、尖酸占不少，那时功课压力极大，好像不太觉得已这般辛苦的岁月，还需要更多的现实与不幸。

尽管《机器猫小叮当》有趣，除非刚在朋友处，看他（她）的孩子正在看，也不会到租书店买或租，在心情上，多少觉得远离看漫画的岁月，不要说那“绝对快乐”的童年不再，恐怕连哀乐参半的青年时期，都感到距离遥远，对漫画尚留有的清晰概念，大概就只有“英文漫画看来辛苦”的心境。

倒是迷上“超人”电影。过往的英雄骑白马来救身陷巫婆城堡的公主，未来的“超人”英雄，飞来救一个平民妇女，浪漫都是一样的，“超人”还加上宇宙未知的奥秘，更具有想像空间。看着可以逆转地球、缓慢时间的超级英雄，使我盈眶热泪；超人给女友最好的礼物是带着她在天上飞行，这种新时代的“兜风”方式，使我想起彼德潘和精灵，真是羡慕又嫉妒。

回头去找“超人”漫画，原习惯读文字、欣赏平面图片，一向也喜欢漫画中能带来的无尽想象力，这回却发现，真正能飞来飞去的银幕上超人，比漫画上的超人更浪漫更神奇。也许电影里可以有的高度科技，更适合说好一个未来世界的故事，我只有这样想。

却无论如何发现，对不管是漫画或电影里的“超人”，有着十分的喜爱。照理来说，超人不似我一贯欣赏的那类细心、敏感的男人，那个童年时爱慕的对象“真平”，而无宁比较像“诸葛四郎”，是个大英雄人物，代表着强而有行事魄力、果决豪壮的男性这一面。

何时我也开始欣赏起这类强而有能力的成功英雄？或许不无与成长后接触外在社会有关，对纷乱中有待重整、价值观念有待重建的社会上一些现象，企图能有些微作为，却每每换来的只是无力感，有时候不免私心暗想，能有个强而有能力的英雄式男人，像白马王子一样地出现，能帮助解决一切问题，也未曾不是件好事。

有这样的感觉，才发现自己或已真正过了绝对快乐无忧的童年，凡事具有无尽可能的青

年，进入哀乐成年了。

这时候的心境，看四格漫画，发现再妥帖不过了。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写作有关妇女方面的专栏，也花了些时间在“外遇”问题做了些研究，对中国时报生活版朱德庸的“双响炮”，自然看得仔细些。

原是很类型化的人物，一个嫉妒、爱慕虚荣、唠叨、身材臃肿的中年太太；一个好吃懒做、喝点老酒、爱看美女的“软弱”丈夫；外加一个丈母娘、一个儿子，构成“双响炮”的人物，展开一场“婚姻家庭爱情”战争，而且多半不离悍妻整老公情节。这些生活中的争吵，在朱德庸笔下，常常尖酸带讽刺，最终，谁都不是赢家，自然也无所谓输家。却由于朱德庸笔下总带幽默，因而，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件，变得喜怒参半，有辛酸有快乐，而谁又能说，人生不就是这样一回事？一床锦被遮盖下的也许真是脏乱，但脏乱也罢，总还有这么一床锦被。

自然有女性主义者会认为《双响炮》里的女主角从性格到造型，都有“污蔑”女性之嫌。将女人塑造成一个只爱貂皮大衣、珠宝、只会不断购物再将账单交给丈夫的怪物，对迟归的丈夫动则拳打脚踢的悍妻。但另一方面，朱德庸对另一个性别——漫画里的男主角，也不曾假以颜色，这个不太出声、喝点老酒、稍懦弱的丈夫，虽是个恶妻受害者，但拜漫画及朱德庸的幽默之赐，这个老公对太太的“虐待”，多半由于自己也理亏，只有接受还懂得如何自我消遣，有时似乎还有点甘之如饴呢！

这就是我最喜欢“双响炮”的地方，辛酸中带幽默，胜利者无所谓胜利，弱者失败时阿Q一下也无妨，在婚姻，特别是长年的婚姻生活中，谁又敢说这不也是一种处事方式，说不定还很管用呢！

人生步入中年，对许多事情，分得清哪些一定坚持，哪些得过且过，看“双响炮”，也觉得是种人生历练，幽默中哈哈一笑，除却几许闲愁。

谁又敢说，漫画只属于小孩？谁又敢说，一则漫画不会恰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值得纪念的片刻，出现在你喜怒哀乐的人生中？值得回味、也值得珍惜。

一九八七·五·二十

有人说：男人像狗。也有人说：女人像猫。狗和猫很显然是不相容的。那么如果有一天，把一只狗和一只猫关进同一个笼子，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想，就是人类的婚姻状况吧。

双响炮画的正是婚姻，想象中的猫狗同笼现象。从第一本《双响炮》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到今年初刚画完的《麻辣双响炮》出版，竟然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在真实世界里，有许多人结婚，许多人离婚，许多人离婚再结婚。不管是恋爱后结了婚，或是只恋爱不结婚，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实验，实验着能否猫狗同笼，能否在狭窄的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角落，然后喘一口气。

婚姻问题总结到最后，只是一种单纯的需要：你需要的是两人世界，还是需要一人天地？你需要的是自我，还是需要无我？你需要的是忍受，还是需要放纵？你需要的是生活，还是需要刺激？需要有时会变，有时无法确定，所以男人和女人在需要与不需要之间摆动，构筑了我们现有的婚姻方式。也许有一天这种方式会瓦解，但总是有别种形式的笼子等着我们。

我的数学很糟，小时候上数学课最疑惑两件事：一是鸡兔为什么要同笼？不同笼不就没问题了吗？一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为直线，为什么大家不能只走直线？长大后的我，终于在男人和女人的相处、婚姻和恋爱的选择里找到解答：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在寻求最短的距离，但永远无法走直线；猫和狗基本上不能同笼，但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结婚。也许世界就是这样：没有没问题的事，但问题总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自行解决，或者干脆不解决。

“双响炮”一直是我的漫画读者最喜欢的题材，这次的全新改版设计花费了许多人的心力，感谢“时报出版”与协助我的所有朋友，更感谢我的读者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画得这么久。

跨行·捞过界

◎ 朱德庸

虽然我学的是电影，但同在创作过程中，漫画所受到的外界干扰与限制远比电影来得少，亦来的单纯，再适值漫画蓬勃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舍电影而事漫画的原因，但我仍然在漫画中注入不少导演手法及编剧技巧，也算是“电影为体，漫画为用”吧。

不少人问我为何选择家庭、婚姻来作为漫画题材，其实，家庭是一切的基石，你可以透过显微镜将家庭关系缩小至个人，亦可以透过放大镜扩张至整个社会，其中所能表达、发挥的内容之丰富，恐非其他题材所能比拟。

由于未婚，无法亲身体验婚姻生活的甜酸苦辣，所以在资料和素材的搜集上花了不少功夫，不单阅读参考坊间有关书刊，亦伺机“偷窥”街坊邻居生活种种，更窥取引用亲朋好友的片段点滴，发而为图，但如果以为是自己家庭的写照，而使家人背黑锅，则为始料所不及。

值得一提的是，本辑收录中有将近一百幅作品是在服役期间完成，当时为了避免脱稿，躲在被窝里开著手电筒赶稿，和设法利用各种管道漂洋过海投寄的情景，至今想起来仍为之莞尔；引为遗憾的，此次所刊的二百多幅因系陆续供稿，历时一年九个月，人物造型前后难免稍异。

最后在此要感谢张武顺、李沛、许正芳、郑林钟、陈雨航等诸先生或对台湾漫画致力推动或对我有所提拔，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单行本的问世。

一九八七·五·十



目录

■ 朱德庸档案	5
■ 在四格漫画里乾坤大挪移	6
• 刘必荣 • 黄玉郎 • 萧言中 • 靳秀丽	
■ 漫画人生	9
• 李昂	
■ 猫狗同笼	13
• 增订版序	
■ 跨行·捞过界	14
• 自序	
■ 目录	15
■ 春·夏·秋·冬	16
■ 夏·秋·冬·春	64
■ 秋·冬·春·夏	92
■ 冬·春·夏·秋	106
■ 编辑室推荐	127
• 编辑室	

